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夔州诗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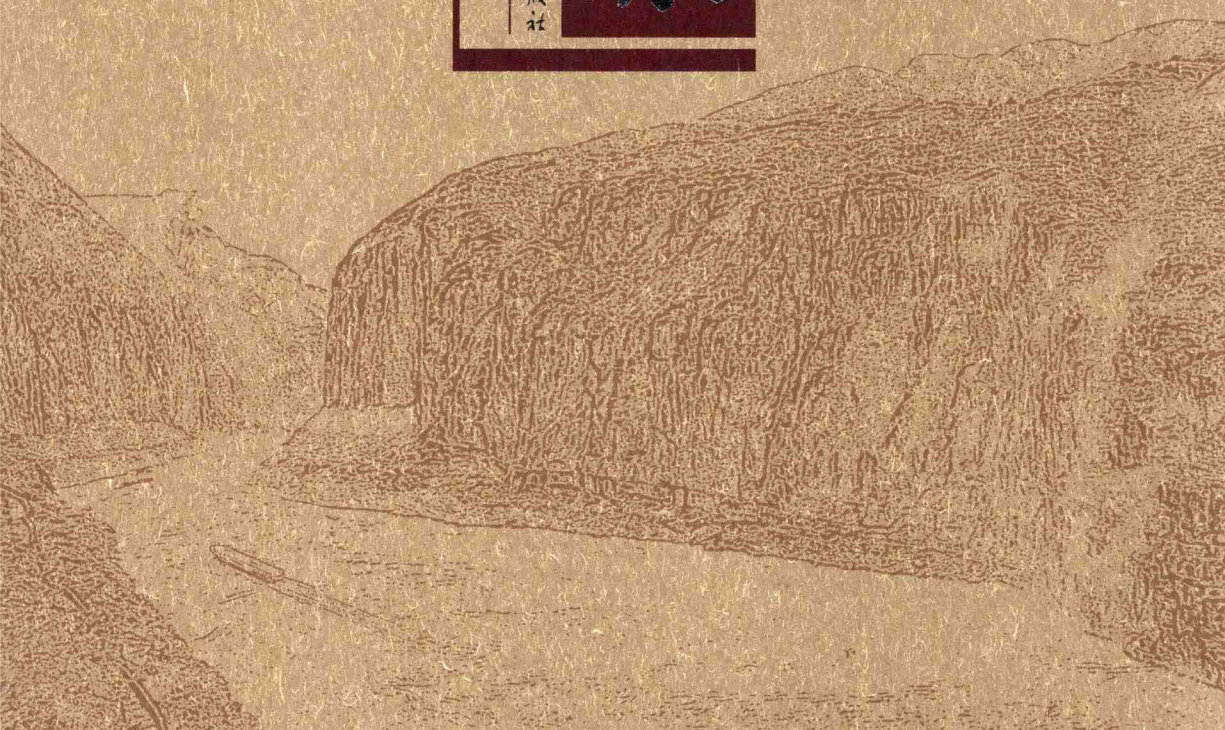
宋代卷

主 编◎贾雯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夔州诗全集

宋代卷

主编 贾雯鹤
副主编 刘家林 邹伯乐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前言

就中国诗歌发展而言，唐代是当之无愧的高峰。因而，诗歌成了唐代文学的标志。王国维先生就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就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而言，有学者认为宋代才是高峰。陈寅恪先生就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宋代的代表文学毫无疑问是词，然而，中国是诗的国度，文人作家对诗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词，他们把更多的心血倾注到了诗歌的创作上。因而，宋诗继唐诗之后，形成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另外一座高峰。虽然宋诗在总体成就上不如唐诗，但它毕竟在唐诗的笼罩下，独辟蹊径，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基本上能够和唐诗分庭抗礼。钱钟书先生就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3〕

上面所说是就整体而言，如果我们缩小眼界，把眼光放在西南一隅的夔州诗上，情况会怎样呢？我们可以说，情况大致相似。夔州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独特风景，在唐代诗坛上已领尽风骚。到了宋代，夔州凭借自己雄伟壮观的山河、深沉厚重的人文古迹，又在宋代诗坛上异

〔1〕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

〔2〕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3〕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



军突起，大放异彩，为夔州“诗城”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下面，我们就从几个大的方面谈谈宋代的夔州和夔州诗。

一、夔州：两宋时期的政区建置

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乾德三年，即965年，灭掉巴蜀的后蜀政权。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合州安抚使王立降元，元军平定四川诸城之未下者。两宋王朝在巴渝地区的统治长达314年。

在巴蜀地区，宋朝设“路”的建置。乾德三年，宋太祖在平定后蜀后，在原剑南东川、剑南西川两节度使范围设置西川路；开宝六年（973年）又在原山南西道及山南东道部分地区设置峡西路，正式确认了唐天宝以来的三级政区制，即路（道）、州（府、军、监）、县。宋初仿唐道制建路是为了集中地方政权，把路当作一种财政区。自太宗始，宋初主要作为财政区的路制渐有变化，转运使受令兼理民事、刑法、军政和监察。但不久，所兼各事由中央任命官员分掌。然而，各官并非常置，仍只有理财之专官转运使位常设。因此，各路多以转运使兼任行政长官。所辖之路也近乎成为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其中，府承旧制多有变化；军、监虽为新设政区，但颇为复杂，它既有与州平级者，又有辖于府、州之下与县平行的政区类型。州，作为州级的基本行政区，整个北宋时期较为稳定，其数量变化不大，只是北宋末年开始缓慢地减少。南宋时期则由于多种原因，州的数量大为减少。府制始于唐，宋承唐、五代旧制，在东西南北四京地置府，并于路治、地区经济中心、军事要地置府，故宋有京府和普通府之分。军、监作为行政区建制是宋代所特有的。宋在军事要地或边塞置军，作为具有军事区性质，且兵民合治的地方政区单位。军分两级，分别隶属于路或府州。监的设置始于五代，宋承其制，一度在坑冶、铸钱、牧马、煮盐或有其他特种财政收入的地区置监，较多监的级别同军，也有同府州或县的。县是宋代最基本的行政区。从地理分布上看，北方因多种原因，自唐末以降，合并日多。同时，南方则相反，随其经济开发的深入和发展，地方政区不断析分、新置而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行政建置随着历史的发展，具有很多不同程度的变化。下面以现在的重庆为例略述之。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峡西两路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总称川峡四路，后简称四川。同年，又以峡西路南部地区分置为夔州路。夔州路辖夔州、黔州、施州（今湖北省恩施地区）、忠州、万州、开州、达州（今四川省达州地区）、涪州、渝州、云安军、梁山军、大宁监。熙宁八年（1075年）建南平军，隶夔州路。大观二年（1108年）置珍州、播州，隶夔州路。政和八年（1108年）置思州，隶夔州路。夔州路驻夔州奉节县。渝州，宋初乃置，后更名为恭州。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禅位于赵惇，即南宋光宗。光宗即位，依照潜藩升府的惯例，当年八月十八日，升恭州为重庆府^[1]。此为“重庆”这一地名的由来。自此以后，重庆地区地名始定，再无更易。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夔州路提点刑狱司由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移驻渝州；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因战争需要设川峡四路制置司于成都；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起重庆府为四川制置副司驻地；淳祐二年（1242年）起重庆府为四川制置司驻地，管辖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重庆首次成为四川地区行政军事的中心。两宋时期，巴渝地区置有夔州路和梓州路（潼川府路）部分州军，即属于夔州路的渝州、夔州、万州、忠州、涪州、开州、黔州和南平军、梁山军、云安军、大宁监，属于梓州路的合州、昌州。^[2]

二、夔州的风物和夔州的别名

夔州，即今天重庆的奉节县。居瞿塘峡上游，为巴峡咽喉，其地崖壁耸立，以险要著称^[3]。瞿塘峡西起奉节县白帝山，东迄巫山县大溪镇，全长约8千米，以雄伟壮观著称。西端入口处，南白盐北赤甲，两山对峙，一白一赤，高数百丈，宽不及半，形同门户，可谓鬼斧神工。除此之外，还有巫峡、西陵峡与其相连，是为“长江三峡”。赤

[1] 参见《宋史》卷三十六。《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一记载同。

[2] 参见周勇主编：《重庆通史》，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117、118页。

[3] 白居易《夜入瞿唐峡》：“瞿唐天下险，夜上信难哉！”



甲山又与白帝山相连，气势倍增，有诗为证，汪元量《夔门》云：“赤甲山连白帝山，三巴三峡百牢关。”而西陵峡又以黄牛峡为名，故而诗歌中也多有涉及。夔州东北则有卧龙山，上有观音泉，又称义泉。王十朋有诗为《题卧龙山观音泉呈行可元章》，由此可知。不仅如此，夔州名胜古迹众多，有白帝庙、屈原祠、武侯庙、八阵碛、永安宫、杜甫故居、十贤堂、制胜楼等等，还有最为文人称道的“夔州竹枝”等等。这些都为我们编选夔州诗提供了必要的根据。

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虽然两宋时期，在巴渝地区设了夔州路，但当时文人并不称夔州路为夔州，而是依照历史习惯，称古夔州为夔州，而用“夔路”来指称前者。如陈师道（1053—1102年）之《送外舅郭大夫夔路提刑》。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夔州路提点刑狱司由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移驻渝州。而陈师道的外舅郭大夫将任“提刑”，显然，这里的“夔路”并不是在指原夔州路驻地夔州，只能是夔州路。再看李廌（1059—1109年）之《程高承议赴夔路转运判官求诗》，其中的转运判官，即是夔州路的官职。时人宋肇，在哲宗九年任夔州路转运判官。转运判官隶属转运使下，供职路这一行政单位。两者相比对，很容易得出“夔路”即指夔州路，而非夔州。后来者也有很多诗将夔州与夔路特意区别，由此可见，称夔州路为夔路更是宋朝风尚。如王十朋《夔路十贤》，员兴宗《挽夔路帅韩徽猷》等。而题为“夔州”者，所述风物，均以夔州之地为特点。如项安世之《夔州永安宫词》，度正之《奉谒夔州何异侍郎》等，这里姑且不一一列举。对于其题不是“夔州”者，因其所述风物皆为夔州之地，故而也就认定其为夔州诗了。

关于夔州之别名，宋代以前多见“夔子”、“夔门”，到了宋代，又多称“夔府”、“夔峡”。称“夔府”者，如王十朋《谒清烈庙登独醒亭》诗，作者自注：“夔府十贤堂，以清烈为首。”宋朝州、府、军、监，在一般情况下是平行的行政级别，而据前文“夔州：两宋时期的政区建置”看来，巴渝地区并无特称“夔府”者。加之十贤堂又确在当时的夔州，且从诗人王十朋在《自鄂渚至夔府途中记所见一百十韵》中所至“夔府”途中，到《初到夔州》之“夔州”，考其历往行踪，夔府即诗人当两年使君的“夔州”。所以，笔者可以肯定，夔



府即“夔州”。

称“夔峡”者，可以文天祥的《读杜诗》为例：

读杜诗

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
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
千年夔峡有诗在，一夜来江如酒何？
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蹉跎。

这里的杜诗即指杜甫在夔州一年所写的三百多首诗。这是宋人深知和钦慕的事情。除了有对杜甫诗才横溢，渐趋老到的敬服，更有对其气节的称赏和命途多舛的哀惜。王十朋称杜甫为夔路十贤之一，而夔州亦有杜公祠作为对他的专门纪念，更见杜氏夔州诗的深入人心。据此，我们可以得知，夔峡亦指“夔州”。

郭印《夔州》诗大致叙说了夔州的风物民生：

夔 州

夔子巴峡冲，风物异蜀境。城居版作屋，江汲地无井。
四郊乏平原，冢墓缘山岭。人传蚯蚓瘁，俗饮茱萸茗。
女妇尽背篮，老弱多垂瘵。试问何所因，食彼山泉冷？
岩栖固不少，亦有长细颈。似闻此土人，其性皆悍犷。
胸中忿畜者，瓮盎成项领。是说理有之，云胡不自省？
我来适夏初，端坐愁日永。况经六七月，宫舍如沸鼎。
有雨未沾濡，蔬茹空盘皿。清泉不敢吃，仅免河鱼梗。
投绂归去来，吾乡等箕颍。

由此可见，两宋时期，夔州单指夔州路下的夔州，即现在重庆的奉节县，而不是夔州路。另外，夔州又可以称为夔门、夔子、夔府、夔峡，而夔州路则被时人称为夔路。



三、宋代夔路地区的社会概况

唐宋时期，居住在巴渝及周边区域的少数民族开始以定居生活为主，迁徙变动不大，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沿边地区，“自黔（黔州，治所在今彭水县）、恭（渝州、重庆府）以西，至涪（涪州）、泸（泸州，今四川省泸州市）、嘉（嘉定府，今四川乐山市）、叙（今四川宜宾市），……被边十余郡，绵亘数千里，刚夷恶僚，殆千万计”〔1〕。对此，宋朝实行“恃文教而略武卫”，划地为界，弃不毛之地，对少数民族大姓统治地区施行以防御为主的政策。在巴渝地区，宋朝基本上实行了对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树其酋长，赐爵封官，实行羁縻政策；军事上，则筑寨守卫，建立义军土兵，设险御敌，镇压少数民族大姓的武装叛乱；经济上，则发展蕃汉贸易，互市通商，加强经济交往。在此基本状况下，沿边州军蕃汉民众往来密切，互通婚姻，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部分少数民族的“汉化”速度明显加快〔2〕。而汉人官吏职巴渝者也逐渐改变了对少数民族敌视、嫌恶的态度，呼吁“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3〕。

巴渝长江以南地区的僚人主要分布在唐南平州（后为南平县）及以南地区。到北宋中期，由于长期与汉族民众交往，逐渐融合，汉化程度高，被称为“熟夷”。治平中（1064—1067年），熟夷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在宾化寨筑城敛兵，肆意伤民，且与宋朝廷为敌。熙宁三年（1070年），夔州路转运使孙固等兴师讨伐，收复宾化寨，平荡三族。又“以宾化寨为隆化县（今南川市），隶涪州，建荣懿、扶欢两寨”〔4〕，纳入州县体系直接统治。随后，又直接控制隆化西南一带，设置南平军（治所在今綦江县古南镇），以渝州的南川县和涪州的隆化县隶之。大观二年（1108年）木攀族首领赵泰、播州首领杨光荣各自以其统辖之

〔1〕《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

〔2〕参见周勇主编：《重庆通史》，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3〕黄庭坚：《竹枝词二首并跋》之二，见《山谷集》卷五。

〔4〕《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



地内附，宋朝分别建立溱州（治所在今万盛区）、播州（治所在今贵州省桐梓县）。宣和三年（1121年）废之，以其地属南平军。长江以南、乌江以西的南平僚地区基本在宋朝廷直接统治之下了。

总体而言，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创造了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在宋代300余年的统治中，巴渝地区除晚期抗元斗争，基本上未发生大的动乱，民族矛盾越来越趋于缓和，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梯田的开垦、农业的进步、商业的活跃、城镇的兴起、人口的增加，使宋代的巴渝经济，尤其是西部渝涪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1〕}。

在宋代，巴渝农民对土地开发利用的最大功绩就是在丘陵及山区建造了大量的梯田，把山坡改造成为耕地。我国梯田的开垦是在宋代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南宋范成大即在《骞鸾录》中说：“岭板上皆禾田，层层开发，种植禾稻，形似阶梯状。”巴渝地区的梯田主要分布在梓州路的合州、昌州及其附近的涪州、渝州、忠州、梁山军一带。巴渝地区没有水利灌溉的丘陵和山区，主要利用水塘、池塘等滞水地灌溉稻田。于是地方豪强便与州县官吏勾结，乘南宋绍兴年间推行经界法之机，投机取利，使附近稻田无水，民失其收。后经知涪州的程敦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上书，朝廷才具体实施保护丘陵和山区的水利灌溉设施。

宋代有水灌溉的梯田，一般都能种植水稻。陆游有《岳池田家》：“春深农家耕未足，原头叱叱两黄犊。泥融无块水初浑，雨细水痕秧正绿。”^{〔2〕}此诗虽写的是广安军岳池农村，但却是邻近合州一带有水源的丘陵地带水稻种植的普遍反映。

与这些西部、西北部有丘陵地区的农田种植不同，东部和东南部的盆地边缘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则仍处于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阶段；就是恭州（渝州）南部也是如此。^{〔3〕}夔峡地区更是普遍实行此法，是为“烧畚”。阎伯敏有诗《集仙峰》：“绿蓑鞋系青行缠，束薪煴火开山田。云间似听仙佩响，蓬鬓拂掠烧畚烟。”和洪咨夔之《送游考功

〔1〕 参见周勇主编：《重庆通史》，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2〕 陆游：《剑南诗稿》卷三。

〔3〕 参见周勇主编：《重庆通史》，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将漕夔门七绝》之六：“烧畚灋外竹枝瘦，踏碛滩上桃花肥。绣衣故乡岂不好，为天下计毋庸归。”所反映的即是这种耕作方式。范成大曾记载：“畚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艺。春种豆麦，作饼饵以度夏；秋则粟熟矣。官输甚微；巫山民以收粟三百斛为率，财用三、四斛了二税，食三物以终年，虽平生不识秔稻，而未尝苦饥。”〔1〕但“峡农生甚艰，斫畚大山颠，赤埴无土膏，三刀财一田”〔2〕。陆游在回忆其夔峡经历时有诗说：“峡中天下最穷处，万州萧条谁肯顾。”〔3〕宋人自己亦称：“夔峡之间，土狭民贫，面皆菜色，衣不蔽体。”〔4〕本卷所辑诗中，反映百姓艰难过活的也不少，如郭印《秋日即事八首》之五，洪咨夔之《题李杜苏黄像·少陵》等即是。如上所述，畚田要“伺有雨候”，若是没有雨来，百姓生活不仅艰难，而且悲惨。李复的《夔州旱》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夔州旱

夔人耕山灰作土，散火满山龟卜雨。
春日不知秋有饥，下种计粒手中数。
七月八月旱天红，日脚散血龙似鼠。
污邪瓿窞高下荒，草根木皮何甘苦。
蛮商奸利乘人急，缘江转米贸儿女，
已身死重别离轻。归州州南神有灵，
归人刲羊求山神。驱风洒润应香火，
飞点不到巫山村。巫山县南也伐鼓，
不告归神告神女。江心黑气卷江流，
雷车载鬼云中语。太守身作劝农官，
子粒今朝多贷汝。春种须作三年计，

〔1〕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十六《劳畚耕·并序》。

〔2〕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十六《劳畚耕》。

〔3〕 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忆万州戏作短歌》。

〔4〕 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卷四《夔州论马纲状》。



上满隆原下水浒。他日更勉后来人，
老去子孙无莽卤。

天灾人祸，百姓无以营生，只好卖儿卖女。性命既已难保，离别还有什么紧要？求山神，告神女，危难之中也只好寄托于他们的威灵。诗人作为百姓使君，不堪其艰，在谆谆教导“春种须作三年计，上满隆原下水浒。他日更勉后来人，老去子孙无莽卤”的同时，急百姓所急，竭尽全力，使得“子粒今朝多贷汝”，权解燃眉之急。

巴渝地区水稻种植已较广泛。在长江沿江台地一带，地热早熟，很多地方种植早稻和中稻。涪州的涪陵、乐温、温山等县，每年五月半早稻已熟，便可食新，到七八月水稻收割完毕，所以“民食稻鱼，凶年不忧，俗无愁苦”〔1〕。盆地边缘的梁山军“间有稻田”〔2〕。就是在农业落后的夔州地区，农民也能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种植各种农作物。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中描述了当地的农作物种植与分布情况，“东屯平田粳米软”，沿江小平坝以种植水稻为主；“百衲畲田青间红，粟茎成穗豆成丛”，山地则开垦畲田，种植杂粮为主；“榴花满山红似火，荔枝天凉未肯红。新城果园连瀘西，枇杷压枝杏子肥”，在夔州城郊的草堂一带适宜种植水果的地方则果园不少。此外，农民有的还“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3〕。当地农民因地制宜，使农作物和经济作物都能合理种植。

巴渝手工业在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纺织业、井盐业、瓷器业、酿酒业和冶金业等方面。尤其是井盐业，不仅关系当地民生和经济的发展，更关乎民族团结社会与安定。井盐业，秦汉以来就是巴渝地区的手工业之一。安史之乱后，为了增加财税收入，唐政府实行食盐榷管政策，划定四川为井盐销售地区，限制外盐进入，促进了井盐的发展。唐代后期，渝州、昌州、合州、夔州、黔州、忠州已成为井盐产地之一〔4〕。宋代巴渝地区夔州路的井盐产区主要分布在昌州、合州、夔州、忠州、万州、黔州、开州、涪州、渝州、云安军、

〔1〕《輿地纪胜》卷一七四。

〔2〕范成大：《石湖诗集》卷十六。

〔3〕范成大：《石湖诗集》卷十六。

〔4〕参见周勇主编：《重庆通史》，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大宁监等 11 州军监^{〔1〕}。盆地周边的少数民族的食盐在巴渝地区必须依赖大宁监、永安监、云安监、涪州的白玛盐场、黔州的玉山镇（今彭水县郁山镇）、盐井镇的井盐。宋初，施州、黔州一带的少数民族为了争得对夔州、黔州地区井盐的控制权，在太宗、真宗时期都经常骚扰边境，杀害官民，迫使宋朝陈兵二州，加强控制，以备不虞。“岁仰他州馈饷，峡民甚苦之”^{〔2〕}。真宗咸平五年（1002 年），知施州寇瑊、夔州路转运使丁渭决定满足施黔地区少数民族的食盐需要，“诏以盐与之，且许其以粟转易”^{〔3〕}，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井盐纠纷。相关诗歌有梅尧臣《送洪秘丞知大宁监》、王日翬的《云安监劝学诗并序》等，诗中或序中都提到各地的井盐之利。

四、宋代夔州诗中的和韵、分韵、依韵、次韵和用韵

诗歌讲究韵律。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近体诗，对于用韵的要求非常严格，诸如押韵位置，韵部的划分，可否换韵等，都有具体的规定。

唐代是一个以诗赋取士的朝代，由于朝廷科举考试时常要求应试者用规定的韵脚作律赋和试帖诗等，逐渐形成了限韵赋诗的风气。限韵，即用某个指定的韵部中的字，甚或几个指定的字为韵脚来作诗。宋承唐制的同时，也承继了其写诗的传统，并将之加以深化，创造出属于宋诗自己的风格，尤其是在诗韵的玩赏上，更非前朝后代所可以企及。次韵，就是其中最为壮观的一景。

诗歌起源的时候便与音乐有较密切的关系，如《诗·郑风·蔣兮》中就有“倡予和女”的说法。倡，本又作唱。“倡予和女”也就是“我唱起歌来你就相和”的意思。后世便把以诗相酬答称作“唱和”或“倡和”。和诗可分限定和韵和不限定和韵两种，唐人在这方面大都没有严格的规定，和诗之人可以用原韵，也可以不用，悉听尊

〔1〕 参见《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宋史·食货志》、《宋史·地理志》、《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稿》、《舆地纪胜》等。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三。

〔3〕 《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



便。^{〔1〕}如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一诗：“百感衷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将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用的是下平声“尤”韵。而张祜《和池州杜员外题九峰楼》：“秋城高柳啼晚鸦，风帘半钩清露华。九峰丛翠宿危檻，一夜孤光悬冷沙。出岸远晖帆断续，入溪寒影雁差斜。杜陵春日归应早，莫厌青山谢朓家。”用的却是麻韵。又如皮日休《春夕酒醒》：“四弦才罢醉蛮奴，醺醺余香在翠炉。夜半醒来红蜡短，一枝寒泪作珊瑚。”用的是上平声“虞”韵，韵脚分别是“炉”、“瑚”。陆龟蒙《和袭美春夕酒醒》：“几年无事傍珊瑚，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用的也是“虞”韵，韵脚分别是“垆”、“扶”。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和韵，一般不在诗题中标明，且韵脚字似乎也不像宋诗中那么讲究。在本卷所辑夔州诗中，可以称得上较为完整的和诗，即被和诗、和诗都全的，则是严格的限定和韵诗。如：

查漕元章生日

王十朋

气压群阴首占阳，生贤时节自非常。
十分天上月轮满，一线人间日影长。
揽轡威名崖雪凜，和羹消息岭梅香。
要知三峡无穷水，便是词源与寿觞。

该诗用的是下平声“阳”韵。

周漕行可和诗复用前韵并简元章

王十朋

重闻鸣凤瑞岐阳，不比清斋老太常。
帝里别离头并白，夔门邂逅日初长。
诗篇照眼腾光艳，兰友倾心蔼国香。

〔1〕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古典文学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82页。



天遣西来端有意，要令我辈共壶觞。

此诗用的也是下平声“阳”韵。两诗中韵脚都用“常”、“长”、“香”、“觞”四字，且它们的次序不变。题中“和诗复用前韵”者，表明周漕行可和诗用的是前韵，而诗人这里并简元章，则表明诗人又依行可韵。虽然，这里并没有选到行可作的和诗，但从上下诗辑录中推测，行可赋诗用的前韵应为《查漕元章生日》的诗韵，即下平声“阳”韵。由此，也说明这是严格的和韵诗。其他和韵诗还有王十朋的《王嘉叟和读楚东诗复用前韵以寄》、《嘉叟和黯字诗再用前韵以寄》、《和喻叔奇宿大木寺》，邵雍的《和夔峡张宪白帝城怀古》，等等。

分韵，可以说是和韵诗中的一个变种。它主要是指在雅集吟诗时诗人们采取拈阄分韵的方法，让各人用不同的韵来吟同一事或同一物，如这里的王十朋《夜与韶美饮酒瑞白堂秉烛观跳珠分韵得跳字》、《伏日与同官小饮瑞白堂观跳珠分韵赋诗》、《分韵得炎字》等。分韵备选的字往往是拆开一句现成的话或诗句，如王十朋的《前辈有满城风雨近重阳句而不成篇九月六日遇雨因为足之招同官分韵》等。

宋代，在题中标明“依韵”、“次韵”的诗多起来。本卷所辑夔州诗中就约百多首，气象甚为壮观。如王十朋《行可元章再赋二诗依韵以酬前篇寓二后篇寓三》、《刘韶美至巫山寄诗因次其韵》、《次韵元章留别》、《次韵韶美失舟闵书》、《元章至云安用送韶美韵见寄次韵以酬》、《元章至云安用送韶美韵见寄次韵以酬》、《梁彭州归自道山泝流入峡以二诗见寄因次其韵》等，其他还有晁公溯的《张君玉用伯浑韵见示次韵为谢》，阎苍舒之《登制胜楼次韵》，李流谦《次黄仲甄峡中韵二绝》、《次黄仲甄峡中韵》，邓深《次正臣韵》，李石《次韵孙翊尉》之一，陈造《复次韵四首》之二等等。不过，追根溯源，首开风气的还是唐人。元稹上令狐楚书中曾自言：“某又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盖欲以难相挑耳。”〔1〕其《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中又有“次韵千言曾报

〔1〕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载《全唐文》卷六五三。





答”之语，下自注云：“乐天曾寄予千字律诗数首，予皆用本韵酬和，后来遂以成风耳。”〔1〕说是“成风”，其实并未成风。终唐一代次韵诗并不多，真正蔚然成风是宋以后的事。

所谓“依韵”，指和诗必须与被和诗用同一韵，但不一定用其原字。如欧阳修《昨日偶陪后骑同适近郊谨成七言四韵兼呈圣俞》：“堤柳才黄已落梅，寻芳弭盖共徘徊。桑城日暖蚕催浴，麦垅风和雉应媒。别浦人嬉遗翠羽，弋林春废锁歌台。归鞍暮逼宫街鼓，府吏应惊便面回。”韵脚分别是“徊”、“媒”、“台”、“回”。梅尧臣《依韵和欧阳永叔同游近郊》：“洛水桥边春已回，柳条匆蒨眼初开。无人拾翠过幽渚，有客寻芳上古台。林邃珍禽时一啜，酒酣红日未西颓。知君最是怜风物，更约偷闲取次来。”韵脚分别是用“开”、“台”、“颓”、“来”。两首诗用的都是上平声“灰”韵，除了“台”字，二诗所用韵脚均不相同。有些诗题为“依韵”，但全用被和诗原字作韵脚。如欧阳修和梅尧臣唱和的《陪饮上林院后亭见影桃花悉已披谢因成七言四韵》〔2〕和《依韵和永叔同游上林院后亭见影桃花悉已披谢》〔3〕，皆用“迟”、“期”、“枝”、“知”、“时”五字为韵脚。这种用原韵原字且先后次序都相同的诗，到了至和、嘉祐后一般都称作“次韵”，有时也称“步韵”，以区别于元稹的“次韵”诗。不断生发出新的用韵规则，且诗韵越来越严格，也是宋人意图超越唐人的一种努力。苏轼诗集中“次韵”诗最多，可惜本卷因为择诗标准所限，未能录入，现举本卷一例说明之：

巫山十二峰二十五韵

袁说友

巫山磊块山林姿，一邱一壑贪成痴。

寸峰拳石瞥眼过，张皇攫觅惟忧迟。

〔1〕《全唐诗》卷四一七。

〔2〕《陪饮上林院后亭见影桃花悉已披谢因成七言四韵》：“寻芳长恨见花迟，岂意看花独後期。试藉落英聊共醉，为怜残萼更攀枝。清香肯以无人减，幽艳惟应有蝶知。开谢两堪成怅望，伤春不到柳丝时。”

〔3〕《依韵和永叔同游上林院后亭见影桃花悉已披谢》：“去年君到见春迟，今日寻芳是凤期。只道朱樱才弄蕊，及来幽圃已残枝。飘英尚有游蜂恋，著子唯应谷鸟知。把酒聊能慰余景，乘欢不厌夕阳时。”



东南佳山多秀丽，就中所欠雄与奇。
饱闻巫山冠巴峡，奇峰十二相参差。
昔年图画常一见，欲见此山无路之。
扁舟西泝上三峡，千岩万壑争追随。
终朝应接已不暇，心目洞骇俱忘疲。
蓦然钟鼓高唐上，峰峦二六排旌旗。
一峰霞彩迥在望，一峰展翠开屏帷。
无心出岫云吐色，偃盖平峦松并枝。
仙踪鹤驾羽衣近，坛石瑶台阊阖低。
白云一起凤皇下，清泉四合蛟龙嬉。
群峰角立变态异，一一大巧乾坤为。
外堪击拊试声律，中含造化分四时。
天下名山亦多矣，未有列岫奇如兹。
九华一景固天巧，惜与江流相背驰。
南北两峰喧众口，妆抹却恨同西施。
何如此峰无限好，行行列列临江湄。
烟云漠漠出寸碧，风雨时时横黛眉。
舟人渔子漫回首，骚士墨客劳支颐。
我来穿水入天去，貂裘章甫生尘缁。
昂头见此大奇特，跻攀不上空嗟嘻。
吾将欲访三岛登九嶷，上蓬莱道山之壁，
绝泰华终南之嵎。飞鳧去鸟啸沧海，
却来巫峡温前诗。

韵脚分别为“姿”、“痴”、“迟”、“奇”、“差”、“之”、“随”、“疲”、“旗”、“帷”、“枝”、“低”、“嬉”、“为”、“时”、“兹”、“驰”、“施”、“湄”、“眉”、“颐”、“缁”、“嘻”、“嵎”、“诗”。其中“姿”、“痴”、“迟”、“奇”、“差”、“之”、“随”、“疲”、“旗”、“帷”、“枝”、“嬉”、“为”、“时”、“兹”、“驰”、“施”、“湄”、“眉”、“颐”、“缁”、“嵎”、“诗”为上平声“支”韵，“嘻”与“嬉”，均为形声字，声旁为“喜”，且为上平声，所以“嘻”也应属

“支”韵。而“低”为上平声“齐”韵。“支”和“齐”通韵。

在本卷夔州诗中，该诗之后又有三家次韵诗，现分析如下。

次袁说友巫山十二峰古风二十五韵

张 纘

化工神伟开物姿，剡石万仞不作痴。
巍峰耸立威风举，急峡怒流奔马迟。
隐然万里形胜重，信矣四海游观奇。
天开足练势巖巖，云拥列嶂青参差。
舆图悚视天设险，舟楫竞与江东之。
何年宇宙此盘据，远揽泰华宜肩随。
胸吞云梦荡物表，眦决飞鸟忘神疲。
元戎受任盛节制，列舰径度罗旌旗。
天香来时满衣袖，讲殿几日辞书帷。
词源浩荡春峡水，句律飘扬秋桂枝。
天门有路穿水底，笔力到古群峰低。
远参退之赋山围，下陋樊川娱水嬉。
有神相宅理应尔，梦赋靡曼奚其为。
流转不根怜已久，高咏取正今逢时。
昔年飞挽忝将指，异境名言犹念兹。
大篇巨轴窥胜赏，赤甲白盐神坐驰。
有从绝唱发奇伟，众作绚采同彰施。
德风草偃阃以外，观颂下转江之湄。
宁须三年秦汉计，行复八彩瞻尧眉。
慈恩论契肯隔面，草堂枉驾忽解颐。
我方卧云书自伴，公咏入相衣宜缁。
少须凋瘵尽摩抚，大赆仓谷歌噫嘻。
会看丹诏来北阙，更上岷岭登峨眉。
江山助协此嘉会，载赓归写明良诗。

